

城里的第一个蜗居

○ 孙殿镇

78平方米，算是蜗居了。当然房款也少，6万元，分三次交清。我和妻子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

1996年9月，我从老家的许营小学调入北顺小学，从此踏上了每日城乡往返的奔波路。特别是秋冬之际或雨雪纷飞的傍晚，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城区的大街小巷，到了城乡接合部，回望那片万家灯火，心里空落落的——多希望其中有一盏灯，是为自己亮的。

本世纪初，机会来了。父亲所在的食品公司又一次筹建福利住房，作为一名老工人，他可以优惠价格购房。房子就在兴华西路，离北顺小学很近，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。

“这个机会就给你吧，你俩哥哥都在农村，用不着。”父亲语气平淡，眼底却藏着愧疚，“只是老三，你知道的，家里帮不上你们什么忙了。”

我怎会不明白？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，弟兄仨相继成家，大哥二哥还都添了孩子，早就让父母落下了饥荒。他们哪有余力再帮着我们买房呢？只是当时的6万元房款却似大山一样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到哪里去弄钱呢？我俩都刚上班，平时还要帮衬家里，手里所剩无几。

妻子力主买房，她娘家也资助了一部分钱。爸妈实在帮不上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到处借钱。姨家、舅家各挪了些，好友万亮也匀了些……每次张口借钱，

我都要鼓起极大的勇气，说话时面红耳赤、结结巴巴，好像是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真真切切体会到“上山打虎易，开口求人难”的窘迫。

四处奔波后，弄到手的钱离首付2万元还差不少。我心灰意冷，妻子安慰我说这次不要了，以后再说。我无奈地点点头，心里满满的挫败感。

这时，和我教一个班的宓老师伸出了援手。

宓老师是阳谷人，当时四十岁左右，大我十多岁。来北顺小学后，我俩很快就搭档教同一个班。她是一名党员，工作非常认真，很欣赏积极上进的我，经常鼓励我要好好研究教学，抓好学生成绩。对我的缺点，她直言不讳地批评；生活上，她也对我很关心。

问清缘由后，她爽快地说：“要！怎么不要呀？你早晚要在城里安家，你爸爸这还是福利分房，不要多可惜。没事儿，这次差多少，你告诉我，我给你想办法。”

第二天，她就将一沓百元大钞递给了我，我接过来，感觉沉甸甸的，心里仿佛被一座大山堵住，感动得想落泪。宓老师拍拍我的肩膀：“没啥，我和你王叔叔（其夫）工作比你早好多年呢，现在孩子还小，没什么大的开销，就攒了一些钱。这钱你就先用着，后面两次再交钱时，就还和这次一样，你自己先想办法，最后差多少我来想办法！你放心地好



好教学就行！”我攥着钱，默默地用力点点头，眼泪砸在地上。

后来两次，就像宓老师说的那样，她又帮我们交上了余款。

周末的一个艳阳天，一串鞭炮“噼啪”地撒完欢儿后，我将宓老师等几位同事请上楼去。六楼东户，就是我们在城里的第一个小窝，从此，我们在城市里扎下了根。

妻子炒了几个菜，同事们带来一些菜，在小客厅的茶几上拼成一桌席。我正要起身开酒，宓老师从包里拿出一瓶白酒，啪的一声，放到茶几上。她笑呵呵地说：“来，先喝这个吧，是我‘偷’拿的老王的。”我们一片欢呼。

“看！”宓老师指着酒瓶里面亮晶晶的玻璃帆船，说：“咱们今天祝贺殷镔在城里安了家，愿他们今后的小日子一帆风顺！红红火火！”

蜗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，我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七律·咏梅

○ 唐恒源

傲骨娇姿向晓阳，疏枝横翠映寒塘。
雪封野径香潜递，风叩柴门影暗扬。
懒与妍桃争暖日，独留清韵斗严霜。
莫言此际无知己，明月当空伴久长。

童年脚踝上的那弯“月亮”

○ 黎月香

早上穿袜子时，我的目光在脚踝上停住了。那里的皮肤光洁，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。可不知怎的，我总觉得那儿该有点什么。指尖轻轻抚摸过，一段被岁月封存的记忆，就这么毫无预兆地，在指尖下苏醒了。那个地方，曾经印着一弯小小的“月亮”。

那是许多个冬夜过后，留在我身上的印记。醒来时，脚踝内侧总能看到一个清晰的印子，红白相间，边缘是浅浅的绯红，中间是压久了的白。形状正好是热水袋那圆盖子的半边，宛如一枚盖在皮肤上的、独特的邮戳。不疼，也不痒，只是带着一点点压迫过后残留的麻，和一丝残存的温暖。

造就这枚印记的，是那个红色的橡胶热水袋。睡前，母亲会提起水壶，将滚烫的开水小心地灌进去。热水袋一下子鼓胀起来，浑身都变得热烘烘的，散发着一种橡胶特有的味道。她总是先用手背试试温度，确认妥帖了，才利索地套上那个用旧毛线织的布套，最终将它送入我冰凉的被窝里。

睡梦中，我的脚如一只怕冷的小兽，在黑暗里精准地找到那个温暖的热水袋，然后紧紧地贴上去。脚心抵着圆滚滚的壶身，脚踝也自然而然地靠在了那微凸的盖子上。一夜的安睡，一夜的温暖相拥，便在皮肤上留下了这无声的证明。

如今想来，那实在是一个奇妙的交换。我用身体承受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压迫，换来的，却是足以抵御一整夜严寒的暖意。那弯“月亮”，是一枚幸福的烙印，是温暖和安全感在我身上留下的、最实在的物证。这弯“月亮”，为我标记了那段懵懂而温暖的年华。母亲夜夜不曾缺席的照料通过这枚印记，变得肉眼可见。

岁月悠悠流转，这样的清晨连同那枚印记，终究是停留在过去了。后来，家里有了空调，有了电热毯，被窝总是暖和的，再也没有那种向全身蔓延的、征服寒冷的快意。自然，我的脚踝上，也再没有出现过那弯小小的“月亮”。它和那个需要热水袋的冬天一样，悄无声息地退役了。

可它真的消失了吗？仿佛也没有。宛若此刻，我的指尖明明什么也摸不到，心里却分明能感受到它的轮廓。原来，它早已不是印在皮肤上，而是烙进了记忆的深处。那枚朴素的“月亮”定义了我对于冬日和家的全部理解。它成了我记忆里，夜夜悬于冬夜的暖月。

压岁钱

○ 张乾之

饭桌上，7岁的儿子小强对爸爸妈妈说：我想奶奶。爸爸怔了一下：下个星期天，保证带你去见奶奶。

小强有两个多月没见奶奶了。每次他说想奶奶，爸爸妈妈总是说下个星期带他去奶奶家。却一拖再拖，总是不能兑现。

小强是奶奶一手带大的，都说隔辈亲，这话不假。当时爸爸妈妈忙于工作，照顾小强的重任就落在了爷爷奶奶身上。待小强到了上小学的年龄，爸爸妈妈在县城买了楼，小强就和爷爷奶奶分开了。前几年爷爷得病去世了，奶奶就一个人在老家过。平时她也非常想念孙子，两人见了面总是亲不够。

妈妈忽然想起来：小强，给你手机，给奶奶打电话吧。小强说：光打电话看不见人，你们的手机都能看见人，也给奶奶买个能看见人的手机吧。

爸爸说：你奶奶七十多岁了，不会用。小强说：怎么不会用？是你们舍不得买，你们买了我教给俺奶奶用。爸爸

生气了：小孩子懂什么，那样的手机最便宜的还得一千三四百元钱，哪有那么多钱去买？小强眨了眨眼睛，不说话了。

星期天，爸爸妈妈带小强回了趟老家，小强偎依在奶奶怀里哭了。

年关到了，儿女们纷纷回家陪老人过年。大年初一，孩子们给长辈磕头挣压岁钱。小强给爸爸磕了头伸手要钱：爸爸，今年给二百元。爸爸一愣：你个小孩子，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小强笑了笑：有用啊，我长大了。小强又瞒着爸爸给妈妈磕头要了二百元。以前往往只有爸爸象征性地给一百元了事。

大年初二，姑姑和姑父们来给奶奶拜年，小强恭恭敬敬地给两个姑姑磕了头，站在那里仰头看着两个姑姑，一句话不说。大姑说：这小家伙，这是干什么？二姑说：长了一岁，聪明了，要压岁钱呗。大姑二姑一商量每人掏了二百元，小强微笑着收了。

小强把钱放到兜里，又转身给两个姑父磕头，大姑二姑惊呼：小强，光给你们磕就行了。可是哪能拦得住，说话间小强已磕完头了。他站在那里看着两个姑父，就是不吱声。奶奶说话了：小强，姑姑给了压岁钱，不能再要姑父的了。小强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姑父，两个姑父每人掏出二百元递给小强。

这一幕碰巧被端菜进来的小强妈妈看见了，她连忙把钱要过来又递给两个

姑父：姑姑给了就行了。两个姑父笑道：给孩子，应该的。

小强从妈妈手中又拿回了钱：我给姑父磕头挣的，是我的。

爸爸吩咐小强去叔叔家喊叔叔婶婶过来吃饭，小强跑着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叔叔婶婶来了。刚坐下叔叔就说：小强懂事了，一进门就给我磕头，往年没这样过。

爸爸问：他给你要钱了吗？叔叔说：没要，可我给了。磕头就必须给压岁钱，一年才一回，给钱也高兴。

妈妈说：这孩子，真财迷，谁的钱都要。

几天后，爸爸的微信上收到一条语音：儿子，叫孙子跟我视频聊天。爸爸一看是一个昵称为“幸福晚年”的微信号发过来的，便立即回复：你是谁？我不知道怎么加的你的微信。

对方又发来一条语音：我是你老妈，不信打视频电话。爸爸打了视频电话，果然是老妈。

你怎么有智能手机，谁给你买的？

是小强用压岁钱给我买的，他帮我加上了你的微信，手把手教了我两天，终于教会了我。通过学习使用微信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有些事看起来挺难，但只要用心去做，都能做成。

爸爸感慨万千，对媳妇说：在对待老人这件事上我们还不如一个几岁的孩子。儿子为我们做了个榜样。

